

日本間

謀
的
自
由



頓比烈序

我第一次與費斯白先生相識，是一九三六年秋，那一次他來看我，要我幫助他廣為宣傳他家屬在青島被日本當局逮捕的消息——他的妻子和家人在經大連來滬的途中，被日人拘禁起來了。我就將他介紹給當地報界的一兩個同人，來處理這事。

到一九三七年末，費斯白先生又來找我，說他已經寫就一本關於日人在滿洲特務工作的書，希望我能幫助他將這本書出版。我答應了他，但心中未免有些不自在，因為我自己手頭也有一本書要出版，而且恐怕沒有時間來校閱費斯白先生所寫的那類東西。

一兩天後，他將原稿送來，我就將它轉給一位善於批評的報界同人，請他閱後不客氣地說出他隨意見來。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對這本書極口讚許，稱道不置。但我仍不以為滿足，反將原稿送一至友校閱。他是某外國政府的官員，最適宜於試驗費斯白先生此書之正確性。他閱後向我問了許多問題，並問能否與原著者一晤以便盤問著者，解釋書中某幾個疑問。我就約了雙方晤面，在這次長時間的會見之後，我的至友認為費斯白先生書中所述皆係事實。

爲了獲得第三者的意見，我再度將原稿送給我友「西行漫記」著者史諾先生；他閱後附以如下的批評：「就我所知道的幾件事，則本書中所寫的人物及當時情況無不確實可靠。這決然是一本無雙的暴露內幕的書」。

於是，我就自身來校閱此書了，逐字逐句地校讀，證之以我一九三三——三五年在滿洲作曼徹斯特導報及亞細亞雜誌訪員時所得之經驗，我敢斷言，費斯白先生這本書，至少大部份都是正確可靠的。

在我個人的意見，我認為整個日本民族大部都是克勤克儉的人民，正如中國、印度或歐洲的農民一樣。日本軍閥及財閥所作之種種罪惡，日本人民並不能分任其咎，而在最後的分析，他們實與中國的人民同爲日本軍

閣下的犧牲者。至於表面上日本人民之所以幫助其軍閥實行其種種獸行者，一部份是由於他們完全不知道事實的真相，一部份是他們被限於環境，以為日本能稱雄世界就是日本的光榮。

M. J. Himpferey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於倫敦

目次

一 我歸化中國.....	一	一二 報應昭彰.....	一九
二 販賣白奴的黑幕.....	二	一三 國聯調查團.....	二一
三 張作霖怎樣被暗殺的.....	三	一四 第四號走了.....	二四
四 日人佔領滿洲.....	四	一五 「皇軍」被俘.....	二六
五 日本人是畜牲.....	六	一六 左游擊隊大本營中.....	二七
六 土匪原這我做日本的暗探.....	八	一七 最愉快的一次大笑.....	二九
七 日本「大陸政策」的總暴露.....	九	一八 專事統票的日本憲法.....	三〇
八 我與滿洲土匪的會見.....	一三	一九 日本人漸漸在注意我了.....	三三
九 我的部下和工作.....	一四	二〇 日本人的殖民政策.....	三五
一〇 王道的表現.....	一六	二一 我逃出了人間地獄.....	四〇
一一 悲壯的遊擊隊故事.....	一八		

日本間諜的自述

一 我歸化中國

自一九一六年我在遠東從事特務工作（註）後的數年中，我認識了許多中國的官吏。張宗霖大帥就是其中之一。他發覺我工作的性質後，屢次要我到他手下做事。那時正是歐戰之後，歐洲的情形十分怪怪，所以在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我就接受了他的聘請，加入張大帥的特務機關。當時大帥向我提出的第一個條件就是：除黑龍江督軍吳俊陞外，要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爲他工作，吳是大帥最親近的友人，以後我所受的命令都是出自吳將軍。我在大帥手下幹了八年，任勞頗多，如搜集政治情報，監視外國間諜，搜捕土匪，軍火及毒品販，專車偷運從蘇聯逃出的婦女的白奴販，及防止蘇俄及日本人的活動。

一九二三年春我在京奉鐵路一帶破獲多起私運的大量軍火，都是意大利所製，預備賣給濟洲土匪的。因此，我的活動不但爲一般人所知道，而且也爲有關的國家注意，七月間我到天津時，意大利總領事，加布來利叫我去，問我到天津做什麼。我說是遊歷。他厲聲道：「不要胡說，我很清楚你預備幹些什麼，我告訴你，雖然你有中國當局發給你的證明文件，但你是意大利的臣民，我仍有管轄你的權力，如果你再要找麻煩的話，我立刻逮捕你，把你押解出境。滾開，我沒有多話對你說」。

這種恫嚇本在我意料之中，我決意還是盡力執行我的職務，不管犯法的是那國人。過一夏天，我被獲了上萬步槍，手槍之類，還有二百公斤咖啡，海洛英及一千五百公斤的鴉片。最後一次，在十一月十四日，我在一艘日本汽船上搜到了四千枝意大利製造的步槍。第二天，當地報紙上登了一則意租界警察當局署名的正式聲明（註）當歐戰時，我受協約國情報部之僱，在滿洲，蒙古及西伯利亞等處工作。

日本間諜的自述

MG
D731.336

9



3 2167 7786 6

，說：「雖然中國當局在日輪上所破獲的槍枝是意大利所製，但並非意大利駐津海軍兵營之物」。十一月十八日，一個與我很好的意大利警官在上午十時來看我，說他率意繼領事之命，要我在半小時內離津赴滬，並且不許與任何人通消息。不過假如我一照他的話做去，他答應在車站上等候我，而不必公開地押送到站。

當時我沒有他法，只好從命。十一月十九日到達上海，我立被羈押在意大利軍艦加拉伯里亞號的囚室中。幸而艦長是一個真正的意大利人，他知道我的冤屈後，就派人到意大利總領事羅西那裏，聲言他不能把意大利皇家海軍的船隻做任何非法的舉動，如果在當日下午四時以前沒有正式公文證明我犯罪，他就要釋放我。公文再也送不來，四時過了五分鐘後，我就恢復了自由，但我的罪名並未取消，而押解出境的命令仍然存在；爲結束這件案子起見，不久我又親自投案，在證人的面前，副領事菲拉喬羅執行審問，但結果仍以無罪釋放。過了幾天，我又被召任意領事館，據說意大利駐華公使希望我離開中國，情願代我出路費，另外再送我五千元。我拒絕了他們的建議。

四月九日（一九二四年）我走過鄧脫路時，一個人刺傷我的胸部而逃走。中國當局認爲兇手是一個意大利退休水手。還有一個兩度企圖謀殺我的意大利人則至今仍住在上海。

此後不久，我回到哈爾濱，但不幸的是我本國的當局以種種方法使我不能過正常的生活。因此我不得不脫離意籍而歸化中國，當時我的保人是朱慶瀾將軍，溫應星將軍及中東路警察廳長。從此我就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與一切不法之徒作伴而不受任何人的掣肘了。

二 販賣白奴的黑幕

我回到哈爾濱爲張作霖的特務人員後，一切爲歹作惡無法無天的匪棍輩和我公然作對，正如我和他們公然作對一樣。

在許多從蘇聯逃亡的俄國難民中，有百分之九十移居於滿洲，這其中，十個有九個是一貫如洗的。於是一般白奴販就如鷹隼一樣鷹聚於瀋陽，哈爾濱及其他大城市，專事拐騙年青而漂亮的婦女，照他們的說法，是將她們從飢寒救出到天堂裏去。在我擔任特務人員及警官的一生中，我所接觸到的匪黨，以白奴販的組織最為嚴密，最有金錢和勢力。破獲的案子總是以賄賂法官而開釋。

現在的白奴販大王是一帝俄黨的俄國人。他在十年前就稱霸一方了。他曾被捕二十三次，每次都有確鑿的證據，可是每次都是繳三萬元兩保證金就釋放了。這種局面真是無法可施，最後滿洲當局不得不採擇法外的手段來對付他們，否則祇能聽其自然。在治外法權的掩護下，不知多少外國人去做了這項黑心的買賣。

自日本人佔據滿洲後，我與白奴販的戰爭馬上就停止了。我變成了日人的密探；我親眼看見我的上司收受軍賄，縱容妓館及「搜羅婦女機關」等橫行，作種種喪天害理的事，這些，以後我都要說到。

三 張作霖怎樣被暗殺的

許多年來，張作霖玩弄着日本人，利用日本人的勢力。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郭松齡倒張一役，他就是利用日人的勢力來阻止郭軍前進的。他甚至以中國軍的制服給一師日本兵穿着，反攻郭軍。

一九二六年，張作霖受了日本人的慫恿，入關佔據北京若兩年。這其間，國民革命軍掃蕩全國，大軍直抵濟南。當時駐膠濟路的日軍給張軍以種種阻撓。可是張作霖很清楚當時大勢的趨向，一心想回到關外，他的好友吳俊陞也勸他回去。可是（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九日），駐北京的日本公使卻警告大帥不要回滿洲。這也許就是促成他五月二十六日乘專車回瀋陽的決定的直接原因。五月三十一日，張大帥駐東京的特務人員斯文哈特爾嚴重警告他千萬不要乘火車回瀋陽，因為他接到情報，途中有人要暗殺他。雖然他並不相信這調謠言，他和日本司令部的一個大監提起這事。大佐笑了一下，回說，不必担心，他可以一路和大帥同一車到瀋陽。

六月二日車開，我也在車上。抵天津後，我因有要公下車。四日，日本軍軍官局請吳俊陞將軍在距瀋陽城二十里的車站迎接大帥。吳聽了日人之請，偕屬下至站，並與大帥同度返瀋陽。相差十分鐘到瀋陽時，那位與大帥同車的日本大佐忽然現立，說要刺殺大帥。他拿他的刀和帽。實則，刺殺後所發現的，他跑到列車的最後一節去了。因此，當幾分鐘後專車開過一座橋樑而炸藥爆發時，他比較安全得多。大帥與吳所乘的車廂被炸得粉碎，吳與另外十七人立時斃命，而大帥在幾點鐘後，也傷重死了。因此，大帥之爲日人所謀殺殆無疑義。

大帥死後，其子張學良繼位。張學良對革命頗表同情，有遂行直接反日政策之趨向。參謀總長楊宇霆力加勸告，而不爲少帥所納，所以日人起而強行其主張的日子當然是不遠了。

四 日人佔領滿洲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南滿鐵路區的日軍以精密計劃的迅速而精確的行動佔據了瀋陽及兵工廠，飛機場，屠殺了中國的駐軍。日人對此事的見解可從川原大尉的聲明看出：「九月十八日夜，我適與六個士兵在鐵路左近操練。突然間我們聽見不遠處有爆炸的聲音，心想鐵路一定已被炸燬。當我們正在調查這件事的時候，約有百餘中國軍隱匿左近向我們開槍。我立即設法與一千五百碼外第三隊的我的長官取得聯絡。這時從瀋陽來的長春快車已將開到。爲了避免失事，我下令士兵開槍數響警告司機，但後者顯然未能瞭解，繼續開行，列車到於爆炸地點，竟奇蹟地走過，絲毫無損而且準時到站。」

這是對國際調查團及大眾所說的話。可是，在一本散給日本士兵及官佐的小冊子中，卻把火車之安然通過危險地點，歸功於「天照大神」，據說「……真正武士的第四十八代子孫川原大尉看到事情已非人力所能挽救，遂轉禱爾神禱告，跪祈「天照大神」慈悲。火車開到爆炸點，忽然自動地升在空中，飛過這一層，又輕輕地落了下來繼續前進……」

事實上，韓國聯邦本國考察此事的結果，鐵道炸燬在火車通過之後，炸燬之唯一目的，不過是在講一照樣以作事變起源之藉口而已。中國人非但與炸燬鐵道無關，而且做夢也沒有想到暗中有此陰謀。

還有一個最有力的證明就是：遼陽，營口，鳳凰城等地日本駐軍在事變前一天就接到命令，於次日（十日）下午三時進軍瀋陽。在所謂炸車案前七小時他們已經向目的地進發了。又，十九日清晨四時，膠濟鐵路後不過六小時，日人已印就無數佈告標語，張貼全城的牆壁，責備滿洲政府，進攻日軍。但，漢口多佈告，由起草，印刷，分佈至張貼需時僅六個鐘頭，事實上決不可能。

在事變前一星期，日本各種工程師都廢棄瀋陽，據說是設立一電廠。但當時既無建築電廠的計劃，且無此種需要。他們不過是等候九月十九日瀋陽兵工廠中國職員被槍殺後所遺留的職位而已。

瀋陽事變四個月以後（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日軍進佔哈爾濱。

哈爾濱可說是俄人經營的，所以很像個歐洲城市，當時有俄人十萬，華人二十萬，為滿洲最重要的鐵道中心，俄國，高麗，中國，與滿洲的鐵道都交錯於此。

那天上午近十點鐘時，大砲與機關槍的聲響越聽越近，日本的飛機飛過中國的軍營，摧射中國的傷兵和潰軍裝的兵士。至中午時，砲聲漸漸停止了，下午二點半鐘，幾十部機器腳踏車向各方面開入城去。接着就是騎兵，鐵甲車，步兵，坦克車。當機關槍除從街上走過時，還在站崗的中國警察馬上被繳械。兩個日本兵女代他們站崗。當日兵隊在街上走過時，幾千俄國流亡者拿着日本旗在街上狂呼「萬歲」，許多年輕的俄國女子把鮮清來獻花給日本步兵和官佐，有時甚至與之接吻。當日晚上，有一萬多俄國流亡者遊行慶祝，死傷和傷殘的中國人，有幾個中國人受了重傷。這就是世界各國都拒不接納而中國的滿洲大度收容的俄國亡命者對中國人的報復！

自俄國革命以後，成千成萬的俄國人來滿洲避難。中國人概以朋友待之。不論有無護照，不論是罪犯或賊

民中國人都熱烈地收容，並且助之謀生。現在居於上海的白俄不下三萬人，多來自哈爾濱，他們可以證明我的話，滿洲當局幫助他們無所不至，數千人被雇在政府機關，在軍隊，在警察，在農工職業中，並給以優先權。他們組織團體，滿洲政府津貼之。且允許俄人加入市參議會和商會。

現在……他們背叛了居停主人，而向侵略者高呼萬歲了！他們到底爲的是什麼呢？不過是想將滿洲組織一個白俄的政府，日本人爲想得着二十五萬俄國流亡者的聲援，所以就假意允許他們完成好夢。

但是難材！他們也快活不了幾時。在日本侵入後數星期內，成千成萬的俄國流亡者逃出滿洲，此外下獄者數千，被殺者數百。幾百千個俄國少女受日本兵士的侮辱。他們和中國人來往時所賺得的財產，現在都到了日本人手中。大批逮捕，下獄，屠殺之後，繼以財產充公，日本軍官因此大發其財。這是俄國流亡者熱烈歡迎侵略者所得之報酬。

現在，在滿洲每個自以爲了不起的日本人都有兩三個俄國小老婆。有些俄國的少女，被強迫以五塊錢一個月的代價來服侍一個日本家庭。俄國人，你們這些可憐蟲，今天你們高呼萬歲，明天你們就要咀咒你們自己，不應該對着這羣完全喪有人性的魔鬼們歡呼了！

五 日本人是畜牲

日人強迫大部滿洲政府的官員留職，以便欺騙世人，謂「滿洲國」之成立乃由於人民革命的結果，「滿洲國」聘請日軍十五萬，憲兵一萬八千，秘密警察四千，來保護「滿洲國」，以免受中國國民黨，多黨派的攻擊。此外聘請日人十萬，作「滿洲國」的顧問。名義上他們不過是顧問而已，實際上什麼事都由他們管；聽他們的意見，發命令給任何人。不論那一部，那個機關，都有一個或幾個日本顧問。

什麼人是這些顧問呢？這問題很難回答。日本佔據滿洲後，任何普通的日本人，只要能說一點點中國話，

或論議，就可作顧問。他們在北滿作些什麼事呢？他們多半是罪犯，他們都是冒險家，走私者，毒品販和妓院老板。這些匪棍要佔滿洲日人的百分之九十五。他們有日本國旗和治外法權保護，中國的法律不能逮到他們。因此，中國當局力求避免與日人發生什麼意外的事件，訓令警察對於這種非法的事閉着眼睛，裝作沒有看見。因此，日人更加百無禁忌了。

這些流氓都作了「滿洲國」的顧問。往日爲人所鄙視的小人，一旦居高位，操生殺華人俄人之大權，自然要無所不用其極。做什麼事都得行賄；假若可能的話，他們對每個人呼吸空氣亦要徵稅了。警察局的顧問常常下令逮捕有錢的華人和俄人，以便勒索。法院裏的顧問，常常無法判決案件的曲直。自然，那造納錢最多就勝訴，貧苦者總是敗訴的。

爲僑讀者明瞭起見，我最好介紹一位「顧問」的略傳。有一個日本人，名叫中村，他雖奉信俄羅斯正教，但其日本本性難移。他在滿洲和高麗住了二十年以上。他開設一個理髮店在哈爾濱的郊外，該地是警察署爲名譽最遠的地方。但他自己本人不高興弄剃頭刀，他的理髮店不過是個假門面，他的真正職務是販賣嗎啡，海洛英，鴉片，並在他的理髮店不遠的地方設立一家妓院。

雖然中國當局對於日本大麻醉品的販賣，和婦女販賣等事不注意，但犯法者若太無法無天，則中國當局也不得不採取相當的行動。所以中村的名字也曾經三次在哈爾濱警察局長卷記過。

一九二三年中村與一俄國寡婦非法同居。寡婦有一個十一歲的女孩。幾月後，他把女孩殺死了。因爲寡婦的懇訴，警察把他逮捕，交給日本領事。日本法官覺得他並未犯罪，因爲依照日本的法律，他買得寡婦時連那位小女也買得了，所以女孩是他的私產。一九二六年中村又因偷竊一理髮顧客的金錢而涉訟，但仍被領事釋釋。

一九二八年中村又因委任一位十二歲的女孩被控於日本領事。結果又無罪。

學的卷譽副校長。

滿洲人民所受的痛苦正不止此。所有日本最污穢的罪犯，匪徒都如喝血的魔鬼一樣來到滿洲來了。青天白日之下，常常有中國人被打，被劫，被殺。恐怖統治一切。白種女子被日本「天之驕子」在光天化日之中綁去衣服，舉行姦淫的事件，不可勝數；這裏便是一個例子。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夫人和她的一位十六歲的女兒走在街上。一羣日本流氓跟過來了，攔她們進入一間很小的日本房裏，將母親姦淫之後，又強迫母親眼看著她們四個人將她的女兒姦淫。

母女倆出來之後馬上跑到一個日本憲兵司令部去控告。當時一個日本小吏用譏諷的口氣問道：你怎樣可以證明你的女兒被姦淫呢？

「我可以指出那所房屋給你看。可以請醫生來檢驗我的女兒」。

「好，我現在就要驗，請你們兩個都到這屋裏來」。

母女兩人連命跑進了房屋。二個憲兵捉着母親，官吏捉着女兒到姦淫之後，將兩人都不發，說她們未領執照業私操淫。

大約一個月後，她的丈夫才知道此事，並被迫繳納五百元保證金，以作釋放他的妻子的條件。日本人將錢收了。五天之後，就是三月二十八日，日本軍司令派要他去，警告他：若他再有一個字提到日軍，他們就要槍斃他。

「自然，這種事情，當地報紙是不許登載的。」

六 土肥原逼我做日本的暗探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四日一個日本軍官帶土肥原的命令要我去見他。我認識他十多年。第一次見面是

記得他圓圓的面孔，肥瘦的身材，留着一頭黑鬍子。我當想：假若他的妹妹不是日皇子的妾妃，則能今日時成，就恐怕有大部份還在他的幻想中呢。

這次，他也和從前一樣，先向我一笑。我不知道這種笑是嘲笑，還是譏笑。握手後，他請我坐。於是他用俄語對我說：

「我贊成還是用俄語談話。我非萬不得已，不說英語。談討原這種可惡的語言，正如我不需要英國人和美國人一樣。」

靜默數分鐘後，他說：「過去幾次日軍當局請你脫離中國特務機關，到我們這面來；你總是拒絕。現在情形變了。我不是請你，我不過告訴你，從今以後，你得替日本人做事。我知道，你若肯做的話，一定做得多而且好。假若你作得少而不好，這就是你不願意工作。而我的習慣呢，凡有惡意的人，我是會懲罰的。」

「現在是戰時，棄職潛逃者，罪處死刑。假若只有你一個人的話，逃到中國本部在你本易如反掌，但你是五口之家，看像怎樣越過滿蒙的崇山峻嶺，我勸你還是安心工作！自有好處。」

我抗議說：我本無意在日本情報處作事，我已積蓄點錢，買了一兩家戲院的股票，但假若有豐厚的報酬且不用此種威逼的態度，則我或可以考慮這問題。他怒目對着我說：「我並非聘請你，我是命令你！理由我已告訴你了。明天十一點鐘到我辦公室來，我要將你介紹給日本在滿洲的情報處處長。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和他相處得很好的。你和日本人相處日久之後，你就知道日本人要比中國人好一千倍；比美國人或世界任何民族好秀不知多少。任何歐洲人應以能在日人手下工作為榮。小心點！」

七 「日本大陸政策」的總暴露

第二天十一點鐘時，我如約去見土肥原。他立即領我到隣屋一所皇宮式的大廈中。進後，我們走進一

間寬大的辦公室內。在一個角落，一張大辦公桌旁坐着一個面貌清秀年約四十五歲的日本人，他穿着藍風，兩眼透露非常精明有識的神氣。

當我在他手下工作的全部時期內，我從未發現他的姓名及身份。從未在任何工作，宴會或其他人的房屋內碰到他。當他出外作神秘的旅行時，總有一架飛機在隨後他使用。不論在他辦公處內外，我如有任何探詢的企圖，即有性命之憂。

土肥原對他說幾句日語之後，就以英語對我說：「費斯白君，這位先生就是你的新上司。從今以後你必須忘掉我的面貌，在任何地方，都裝作不相識的樣子。祝你順利」。說後他就走了。

現在祇剩我和處長兩人了，他仔細地觀察我後，以極流利的英語對我說：

「請坐。費斯白君，我用不到追問你的底細。我有一滿箱情報記載着你一九二二年來中國後直到目前的一舉一動。不論在中國，滿洲，蒙古，西伯利亞或俄羅斯日本情報處都有人追蹤你；許多日本軍官都漸漸稱讚你聰明，並認為你不是反目的。無論如何，我希望我們能互相瞭解，而你也不會因在我處工作而後悔。假如土肥原對你說了些不客氣的話，請不要介意。因為，有些外國人稱他為日本勞倫斯，所以他喜歡擺出粗暴的態度來表示他偉大。其實，他在我手下停事多年，我深知他絕非如自己所想的是什麼勞倫斯，他還差得遠。自然，沒有人能否認他也做了點事，但是，他弄糟的地方非常多。例如，你以為張作霖那件事是做得很好的嗎？」

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以前我常常聽說日本軍人之間互相猜忌，積不相能，但我總以為那是反宣傳。誰知在還與他們接觸的第一天，我就不得不承認那些話是正確的了。不然，我用什麼理由來解釋，處長會公開地承認張作霖之死是出自日本參謀本部的命令，並暗示執行命令的是土肥原呢？

他繼續說：「我知道你會驚訝為什麼我要這樣對你說。我承認日本想設法使世界及國際相信滿洲獨立是出自人民反對舊政府的革命結果，日人之在滿洲不過是作為新政府的顧問，但事實則實與之相反。這些你應明白

，我也瞞不住你。尤其你以後要和我共事，我必須對你坦白並使你瞭解我們的計劃」。他看看錶，「現在快十二時了。你先去吃飯，兩點鐘再來」。

兩點鐘時，我回到處長那裏，他繼續向我講解了許多事，他說：「你看英國，他們幾乎吞併了地球的一半，他們總是使被征服者超負征服的費用。印度一直在担負侵略者費用，南非洲也是如此，美洲也是如此。法國與美國又何嘗不是這樣。我們日本人是常常貧窮的。我們担負不起佔領滿洲的費用。所以，我們總要想法使滿洲的中國人償付全部賬單，這就是我們的主要工作。自然，困難有許多。假如我們公然宣布正式吞併滿洲，那我們自可以隨心所欲。可是我們爲了別種理由已宣稱「滿洲國」之成立爲人民革命的結果，而日人不過來此作顧問而已。因此我們必須設法使滿洲人出錢，又要無人知道是我們在壓榨，在收受這些錢」。

「我們的方法，第一步是秘密給予可靠的個人以獨佔貿易；第二步，是間接地強迫有錢的中國人和俄國人——尤其是有錢的猶太人吐出一大部分財產來……但這應當作得很巧妙，使他們絕對不知道強迫他們出錢和得錢的是日本人」。

「主要的獨佔貿易是中東鐵路（當時該鐵道猶爲中俄兩國管理）的貨物自由運輸，貨物可冒充日本軍用品；開設烟館；販賣麻醉品；鴉片菸草的種植；日本妓女的輸入；賭場之設立……等等。凡取得這種獨佔者，必納巨款。你要知道，我們來到滿洲的官吏，每個人都希望兩三年之後能帶五萬到十萬塊錢回國。我們要監視他們，因爲一切在滿洲剝削來的錢都應歸日本政府，不可落進了私人腰包。尤其是憲兵官佐，他們的名聲最壞，人家都看他們不起的，高麗南滿一帶的司法行政權都在他們手裏，每個退職的憲兵官佐總有一二十萬元存在銀行裏。他們都是少壯派，我們無法可施」。我十分驚訝於他的坦白，他吸了一枝烟繼續說：

「一二月之內，有我們所熱識的中國土匪約五十人來到瀋陽。我們將把他們列入本地的工作人員中。我們還要二十名強悍的俄國人，能够做各種「事情」，精於使用刀槍。最後我們還要十一二個毒手專家，以便應付

某些間人。要知道，這些土匪對我們有許多用處；某些大規模行動是少不了他們的。例如：擾亂和破壞中東鐵路的交通；在蘇「滿」邊境製造事件；燒殺中國人的村莊，在日軍開到後即行逃定，以博取人民對皇軍的愛戴；假意攻擊日本兵士，以爲黨慶及強迫遷移居民（讓日本殖民者居住）的藉口，及其他種種用途。至於壽子，我們可使他們偷竊那些有治外法權保護的外國人，尤其是那些來此遊歷的。他們可以偷竊其袋中的公文，頭件等以省直接檢查的困難及糾紛」。

「目前散佈滿洲各地的白俄都有移民協會的組織，我們至少有大半是反蘇的。你在滿洲多年，十分熟悉當地的情形，應該知道這些組織的底細。所以我請你做一個詳細的報告，將每一個組織的性質，範圍，計劃，活動，及其領袖之傳略列舉出來。我們要消滅所有非誠意親日的組織，並在其中選擇一些糊塗，貪婪而無愛國心的俄人來爲我們工作。我們把這些組織改組後，換了是我們心腹的人當推首領，我們就可利用他們來反蘇了」

「最後一件事，哈爾濱住有各國的人，他們仍享有治外法權的庇護，有許多却是間諜，我們須注意他們，他們自以爲他們的國家在遠東有特別權利。我們日本人不承認它的。美國有它的門羅主義，我們也有。盡那東亞都是我們的勢力範圍，應該歸我們統治。我們計劃的第一步是將朝鮮，滿蒙，中國及西伯利亞變爲一統的帝國——大日本帝國——爲我們的天皇所統治，他是唯一真正的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後代，而所有日本人都是天之子。日本人的每一件事物都是神聖的，這也是我們不高興與其他民族混在一起的原因。世界不要僅看到我們的內閣，政治暗殺，經濟問題等，這些並非腐化，而是愛國的表現」。

我用日語說道：「是這樣麼！」

「不！不！不要說日本話。我們日本人不喜歡聽外國人講我們本國話的，日本語是尊爲天子之天照大神後代講的。每逢我不得不聆聽一個外國人講日語時，我總忍不住想扼死他。我們還是講英語罷。不要緊的。大家都在用它。英語最好是用來講可厭的事。我每次罵人，總是用英文的」。

「還有一件事。蘇聯公民之居住於滿洲者約四萬人。他們大多是共產黨，從事宣傳工作。所以我們要用種種方法來牽制他們。寧可錯害了一千個，不願放過一個煽動家。要使他們的生活如此不安以致他們不得不回國。不要讓他們有一分鐘的安寧。我們要使白俄知道，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對付那些赤俄。每天都要搜查他們的住宅，破壞他們的傢具，並百般侮辱他們。日本駐軍的第二廳可以供給各式各樣製造「事件」的材料。此等滿洲還有七千左右猶太人，各國國籍的都有，所以較難應付。但我們可以暗中處罰那些與他們交易的華人俄人，使他們不敢再與外商商店往來。……」

聽完訓令，在回家的途中。我覺得好像在夢中一樣。剛才那番話，使我震眩昏迷而不能自己。這一切都好似決不可能的。以前我聽到許多關於日本對朝鮮及最近四個月在滿洲種種默行，總不肯置信，今天才知道一切都是真實的。他們已經把假面具拋去，露出兇惡的真面目，這些惡魔卑鄙，毫無人性的獸畜！

八 我與滿洲巨匪的會見

一九三二年二十五日我受上司的命令去拜訪一中國人，他說得一口好俄語。他領我至一處，使我大吃一驚，因為遇着滿洲巨盜王卿其。他的名字是常常變更的。我從前遇着他是在高麗與滿洲邊界的一小村中。我和他接戰，我的部下死了三人，他的部下死了九人。他自己也受重傷。我捉着他送往醫院。依一個中國醫生醫治他，他竟死了。但四個月後，王卿其逃去，又幹幾樣生活，比前更活潑了。

現在他看見我時，即笑着和我握手，說：「我很快樂，能再遇見你，並且共同工作，這在日俄戰爭是偉大，其為其主，但現在我們是好朋友，讓我們忘記過去一切吧。」

他熱心地將我一二介紹給他的朋友後，彼此痛飲暢談。他告訴我，他還要幹五輩森林生活，等他弄得相當金錢後，才遷居中國本部的外國租界內，或往外國遊歷。

我從他那裏出來後，去看我的日本上司。我和王卿其巨盜所談的話他都知道了。他說：

「王卿其爲日本人工作已二十年，但他從來不知道他是受日本人的錢和指揮。現在王帶了三十六個人，都強悍誠實。五六個星期內，我要在本地土匪中挑選一千五百個人來作事。他們都從你那裏得命令，只你一個和他們接近。記着，不要有一個字提起日本人，使他們相信爲蘇維埃政府工作。有些人以爲是爲美國人工作。由你去和他們接近，使他們自以爲是爲歐洲人工作。大約十天之內，我要給我們弄些人來幫我們工作的」。

「此地有一個名單，載着十個俄國人，我們要利用他們來壓迫可惡的有錢猶太人和俄國人。我們要將他們的財產逼出來後，把他們踢出滿洲」。

「但並非所有的猶太人都是壞的」，我冒昧的說在滿洲的猶太人中，也有真正的君子。

「你敢在我面前這樣說嗎？」我的上司跳了起來，搭着我的喉嚨：「你還說，我就悶死你，猶太人都是豬，歐洲人都是狗。我們要將他們都趕出中國和太平洋。『君子』是英國人發明的名目，剝削人的都叫作『君子』和『爵士』。但我們日本人要剝猶太人的皮。我們恐怕弄壞了我們的手，所以要這些俄國人給我們工作。這十個俄國人你認識個把麼？」

「我都知道，他們都是屢次犯罪的犯人」。

「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人，他們可用來難這猶太人的。壓迫我們要致害先生，這學先生來幫我們作事？並且你曾經在張作霖手下作過事，張作霖就是個巨盜」。

他說完之後，停了一會，又說：「明天下午六時你可到軍部去會蔡宗琰，他會把五個人給你作部下。等到你和他們弄熟了之後，再到我這裏來聽命令」。

九 我的部下和工作

是日下午六時，我見到薩某，薩某交給我五個俄國人。五人中我認識三個，他們是俄國的退伍軍人。薩某對他們五人說：「這是你們的上司，你們要絕對服從他的命令，你們的薪水是向他拿的」。

於是他對我說：「這幾個人是你的部下。他們是從第一號至五號。他們的真正姓名你不必知道」。說完後，他就走了。

事後我去見我的上司。他告訴我，中東鐵道免運費權是由日本船業代辦所所獨佔的。販賣麻醉品的獨佔權由朝日新道加用六七百塊錢的代價向軍部買的。我們要保護他們的利益。

「至於日本憲兵」，他又說：「他們要單獨和麻醉的販賣者，經營大煙館者交涉，要他們組織憲兵部，憲兵都保護他們，並憲兵保護下的商店，城中警察也沒法對付。使我們的工作又麻煩，我們要設法使這些歸該軍部，不要進了憲兵官佐的私囊。請你告訴你的部下注意」。

「至於賭博專利（包括沿中東鐵道各城市，除哈爾濱外）則賣子朝亞新道加。這一家公司最多可設立二十家賭場。同時，我們在哈爾濱另外設立一家賭場，這是歸我們自己經營的。辦得利益，由我們和幾位白俄團體分配」。

尚至於妓女，藝妓，舞女等的專利（沿中東路一帶）則賣子一家日本的新道加。他們有從東京大戲院運來大批日本少女的獨佔權」。

「你知道，日本俄籍，日軍在滿洲每日耗費數百萬元。我們的責任是盡力減輕這種負擔，有許多有錢的中國人，或偽匪盜，或偽軍官，或其他不良之法得來的錢，我們都要奪來。猶太人也是一樣，欺騙他人自肥，剝削他人。現在更要被我們剝削」。

「查禁的部下，調查那些最富錢的猶太人，和他們存款的銀行。調查準確後，我們開始大掠奪」。

「昨晚下午九時，有兩個俄國人在車站上車的。他們兩人反覆無常。反覆無常者應處死刑。你命令一個部

下將他們殺掉」。

我受命後，回到家裏，接見我的部下第二號去刺殺那兩倭傭人。結果，一連殺死兩倭傭人，大逃脫了。

10. 王道表現

一九三三年四月九日我的上司叫我去，說他得到密報，有些蘇聯的公商將大批的大豆運往海參崴，要我在穆稜車站附近將那運車炸燬。

我把這命令通知蘇聯王聯芬，要他派他的部下去做此項。他要五十磅炸藥，我即派我的部下第一號去。十一日下午五時。王聯芬對我說：「怎樣弄的，你派送炸藥往穆稜車站的並沒有上車」。我馬上通知我的去辦，他立即派憲兵在各車站檢查，都說沒有看見我的第二號部下。我和一號派兵住在穆稜車站等候消息，無下落。

下午六時我們正在穆稜車站討論怎樣辦的時候，站長突然接電話，說穆稜西百哩的橫道河子的附近，在五點半鐘的時候被炸，死者數百。

我們趕快坐飛機趕到橫道河子，已經七點鐘了，我們坐汽車到出事的地點去看。火車正在一條小橋通過這時被炸，車上裝滿了日本兵，火車頭拖着七輛車子跑下河去了，還有十一輛則起火了。這次日兵死者一百九十二人，傷者三百七十四人。日本將死者依照日本的風俗燒成灰，用藥盛着。屍體還可辨別的，則分葬以盡其心，連同交給死者的家屬。

我們還想橋下支撐鐵軌的大基石被震開了，在基石的洞孔中盛滿了炸藥。有一條很小的電線從鐵軌引到橋面橋以外的地方，與電線相連。我看了之後，馬上想到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張作霖大帥被炸死的情形了。本來我看見日本人炸死的慘狀，心裏很有點憐惜，但想到強作暴之死，我就心中泰然了。

十三日下午一時，中國人和俄國人被捕的有四百多。

下午二時日本一位憲兵中佐坐飛機由齊齊哈爾趕到了，他的使命是來審判這件事的。這個人姓姓是齊姓，恐怕對齊姓都是種侮辱。他是個日本人，而取個中國姓名。因為有許多在蒙古和滿洲的日本人都用中國姓名，穿着蒙古和滿洲的軍服。我們常常看見報紙上記載蒙古或滿洲國的高級官吏，與日本當局商談，或表示對日本同情的話，這些高級官吏本人就是用中國姓名的日本人。

這位憲兵中佐到時就對我說：「你是個意大利人，很好，我恨俄國人。一切俄國人，不管是紅的，白的，或黑的，我都恨，他們都和中國人一樣沒有用。他們只敢在晚間暗殺不敢公開和我們作戰。他們都是豬，……豬……豬！」

副庭審判時中佐為審官，兩旁都是武裝憲兵站著。先叫一個俄國工人來受審，年約四十五歲。因為中佐不懂俄語，我為翻譯。中佐對我說：「出事地點一帶鐵道，是這位俄人負責管理的。他是蘇聯的公民，因此他一定是共產黨。他既管理這段鐵道，他一定知道那些炸藥是什麼人放的。請你告訴他，要他說實話，否則我要槍斃他的。」

我向俄人翻譯後，俄人說：我一點也不知道。假如他們一定要殺我，讓他們去吧！

我向中佐翻譯，中佐大怒：「啊，你不肯說……！你不怕死嗎？或者你以為我不能殺你……！好，我作給你看看。」馬上拿了枝手槍過來，對着他的頭，然後對我說：「再問他一聲，看他答不答，否則我開槍了。」

我翻譯後，俄人站著不動，說他不知。我不敢翻譯下去，但中佐問我，我不得不譯。我才說完，拍！一聲響，羣衆馬上嚇得一齊躲開。俄人倒了，滿臉是血。旁邊站着的男約女的，老的少的，一陣狂叫。一個高次強壯的中國青年怒用皮鞭想衝上去。中佐大聲說：「你告訴他們，要若他們不安靜點，我馬上用機關槍來對付他們！」

我把這個意思告訴憲兵，他們又安靜下去了。

中佐又繼續審判。有五十多個男的女的，中國人和俄國人受拷問。他們都不知道一點消息。審問後，有些分站在左邊，有些分站在右邊。至晚間十時，停止審判。還沒有審問的，仍站在屋裏。審問後站在右邊的，都釋放。站在左邊的，都拖去槍斃。中間有三個俄國婦人，一個中國婦人。

此時，二百多兵士和憲兵散布各地，按戶搜查劫掠。幾百俄人和華人被屠殺，房屋被火燒，婦女被姦淫而致死者。酒店主人被殺，兵士狂飲大醉。有些拖著華俄婦女裸體在街上相逐。中佐看見這種情況，笑着對我說：「以後我可斷定此地再沒有炸車子的事了！」

一一 悲壯的游擊隊故事

中佐的審問繼續了六七天，沒有得到一點結果。後來憲兵部所雇用的二十個俄人從哈爾濱到了。他們可代表各種犯人。他們到了以後，馬上開始工作，凡有錢的都被他們提著動輒。錢大部分到了憲兵官佐等裏，小部分到了俄國人的屬員手裏。有一個憲兵隊長很坦白地告訴我，說他在五天之內，得了六千五百元。各人依其階級的高下分配。中佐本人得了二萬塊錢。

在日本人看來，兵官和憲兵弄錢不算一件卑鄙的事，駐在滿洲的軍隊，幾年後期滿回國時所帶的錢，很少在四五萬塊錢以下的。高麗，台灣，滿洲都是日本軍官發財的地方。無怪軍人不肯受國會指揮了。

十九號晚上王卿和他的部下二人到了橫道河子。他們一下車就被日本憲兵捕去了。我得價後馬上去見那位憲兵中佐。告訴他，王卿其等是日本人的朋友，在對於他們有什麼舉動前，請他打電話到哈爾濱去問問。

「打電話到哈爾濱去給誰？給土匪原嗎？你以為土匪原比我大嗎？我是憲兵中佐，憲兵中佐可抵一個陸軍上將。這三顆土匪，我親自審問。一句不對，我就槍斃他們！」

後來打電話給日本參謀本部，參謀本部打電話給陸軍部，他們才釋放王海軍等。我從艦長部出來時，還有一個中國游擊隊化裝的乞丐。他告訴我，他們的弟兄們二千人明晚就會到。同時有許多俄國人參加。他們的政策，只要逼着日本人就殺，看見日本人的財產就破壞。

一直到我離開滿洲時為止，鐵路以外的地帶還是在游擊隊手裏。日本人佔據滿洲現已六年，他們的勢力漸及的，只鐵道附近。但離鐵道幾公里之地，就是游擊隊的勢力。日本雖能用飛機狂炸，但他們的步兵是不敢離開鐵道太遠。

一九三五年五月間，中國游擊隊三百二十三人在離齊齊哈爾百哩約一個村圍了二千日本兵。他們抵抗三天，沒有吃東西。日本飛機丟了百把炸彈，許多人民都被炸死。最後只剩六十個兵了，且都受了傷，他們於深夜偷入日本軍營。日本兵以為中國人都被炸死了，安心睡覺，步哨也沒有放。游擊隊進來，日本兵在深夜中互相殘殺。結果中國人都就義，但日兵死者一百五十七人，傷者二百人。

一二 報應昭彰

晚間十一時，S君跑到橫道車站看我。S君是個退職的俄國軍官，歐戰後，在我的部下作翻譯工作者六七年。現在他加入了中國游擊隊，在中校G的部下。我將日軍在此時的分配情形，詳細告訴了他。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我請王聯其晚上九時到我此地來吃飯。當天下午四時，游擊隊有人告訴我，他們已將橫道包圍，要我不出去。到了九時，王聯其來了，帶了幾個部下。我的菜預備得相當豐富，但他怎麼不屢說：「

我現在成了什麼東西？……許多年以來，我常指揮一萬五千人。現在呢？不到一千了。他們允許我最少有五千的。他們專把髒污的事給我作，錢又很少。他們不要以為我是個餓子。每次上個村莊被我們捉了去就

「不是日本人和高麗人搬去佔據了嗎？他們說只用我們對付蘇聯人和高麗人的，而現在他們利用我們對付中國人，說他們是共產黨。你曾聽見過中國農民是共產黨嗎？……他們這些卑鄙的事我已作倦了，總有一天我要走我自認的路的」。

「最使我恨的，是那個猴子，那個憲兵中佐。在我走開以前，我總要把他的耳朵刺掉」。

我們正在談話時，外面槍聲響了。王輝其命他的跟從人都跑到我的車廂內來。步槍聲，機關槍聲，由十一點鐘一直響到早晨二點半。四點鐘時，我們跑出去。

日本人多在睡時被捉，沒有時間拿他們的槍。有許多殺在兵營中，有許多被擒。官佐多半在營中，有的被殺，有的受擒。游擊隊帶着他們的俘虜，逃入深山去，毫無蹤跡。共計死者一四三人，被擄者一二七人。

同時中國游擊隊在一面被襲擊。日兵死者一三四人，被擄者八六八人。

五月二日我奉命回哈爾濱的第二天，關於橫道事件，日本軍部發表下列通告：

「本月十二日下午五時半，在橫道附近有蘇聯密探破壞鐵軌。彼等被殺者三人，傷者十人，被捕者無數。顯然是共產黨的行爲」。

「二十三日下午十一時，匪徒四千餘人進攻駐橫道之日軍。我軍擊退之，彼等被殺者三六七人，被俘者二一一人，被擄軍火無算。我軍死者四人，傷者十一人」。

這種通知，代表日本人說謊的特性。日人絕對不承認戰敗的。他們自信爲日神之子孫，但神聖的子孫寧會閉着眼睛，抹殺事實。日本人常厚顏自豪，謂世界各國的海陸軍連合起來，都打不過日本，日本人自天皇至工人都深信之。天皇是日神的嫡系子孫，其軍隊應當是不可征服的。所以若說日軍打敗仗，無異於侮辱整個皇軍，侮辱天皇，侮辱日神。

官廳的報告完全與事實不相符合。我在滿洲天天看見日本軍營着對擊隊。他們絕不承認他們打敗仗或受逼

很大的損失。假若他們真的勝了，他們也照例誇大。例如關於松浦之役（松浦離哈爾濱數公里）日本軍部發表的消息如下：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八日日軍一二〇〇人在松浦附近遇着匪八千多人。都有蘇俄供給的機關槍和步槍。連戰五點多鐘後，因為我軍英勇，匪軍不支而退，匪徒死者一、二一四人，傷者八六三人。我軍死者十四人，傷者三一人。」

這說話有點近於神話，我所知道的事實如下：

松浦之役，三五〇〇名以上的日軍被游擊隊圍攻。日軍不支，退至松花江畔。晚間他們在游擊隊槍彈之下，分乘幾艘偷渡。渡到對岸者，估一、六七六人，內中還有許多受傷的。六天後，日本援軍大至，再佔松浦，在松浦與松花江間有日兵屍首九〇七具，每個人都是赤裸裸的，因為衣服都被匪徒剝去。以後半月內，在松花江中又發現日軍屍首五三二具，指揮日軍的少校的屍體也在內。

五月二十七日哈爾濱日本軍部接游擊隊司令的一信，說他們捉到日軍三八一號者，官佐三一一名，與日軍交換俘虜。

勝本是日本人的天權，若將日本軍部發表的消息和事實比較，只有使人失笑。

一三 國聯調查團

我於五月一日開到哈爾濱，在國聯調查團哈爾濱以前十天。一星期以前，各種警察局內得到命令，將哈爾濱國聯調查團調查團的人數統計。

日本的警察制度，本有種種。在滿洲國有九種不同的警察機關。

(一)日本警察廳。總長由東京任命，他反對東京負責。

警察廳的組織

- (二) 日本憲兵，附屬於日本軍部。
- (三) 「滿洲國」憲兵，附屬於滿洲國軍部。
- (四) 「滿洲國」政府警察，歸「滿洲國」內政部指揮。
- (五) 市警察，受市政府指揮。
- (六) 日本領事館警察，他們對日本領事館負責。
- (七) 刑事警察，屬市政府管轄，但不屬市警察局管轄。
- (八) 「滿洲國」偵探局，屬「滿洲國」軍部管轄。
- (九) 鐵道警察，屬鐵道局管轄。

以上各機關都是各自獨立行動的。不但不彼此幫助，並且彼此常常嫉妬，仇視，衝突。事實上，每機關警察的主要任務在監視其他機關的活動。一遇到機會，就盡力攻擊。常常某機關認為有危險有嫌疑而被逮捕時，其他機關則宣布他係模範公民，為君子。例如從前曾有一個百萬富翁卡維斯基，軍部將他逮捕時，軍部不知無力偵查，宣布破案。政府警察與市警察局都說他是個很正經的君子，毫無嫌疑。而憲兵部和政府警察局警察都說他是個犯各種罪惡的流氓。在法庭上，有這兩種完全相反的證明，聞者只有大笑。

現在各種警察都受命令，逮捕有向國聯調查團訴苦的嫌疑的人，他們都開始工作。(被捕者一二七〇人) 逮捕搜查機關作的。他們將最有錢的人捉着勒贖。出錢的多少，以其財富為比例。繳納巨款之後，他們自以為自由了。但等他們從這種警察屠殺出來後，又被這種警察逮捕，勒贖。往往有錢的中國人被捕五六次，等到錢糾割盡了之後，還是關在牢獄裏。

一切被捕的嫌疑犯，都要等到國際調查團離開滿洲後才放。他們都與盜匪關在一處。調查團離開滿洲後三十個天大部分都放了。

在調查團到前一個月，日人命令許多有名的中國人和俄國人預備請願書，向調查團陳述。請願書，都是日人寫的，標榜「滿洲國」的功德。強迫俄人和華人簽字，日本人很小心地挑選華人和俄人，來歡迎調查團，告訴他們對調查團所應說的話，無論他們多說了，或少說了，都要把他們的生命來作担保。

調查團來滿洲的目的，在求真象。但日本人將真象都隱瞞起來。調查團的委員都住在哈爾濱的康查族舍，事實上該族社在日人包圍中。調查委員所住的四周房間，都爲政府的警察及憲兵充族舍居住。有些警察作族舍職員和侍役。此外大旅館，大飯店都有日本的密探佈置着。

日本人又製造千千萬萬的小「滿洲國」國旗和薄儀的像。他們花的成本，大約每旗三分，每像二分。他們強迫各街連居住的居民，都花二塊錢購買一旗一像，按戶推銷。警告他們若調查團到時，若沒有一旗一像，則全家都要被逮捕。若無力給付者則可於十五日內繳給警察局。

一九三二年五月九日下午四時，調查團就到了哈爾濱。但那天中午以後，街上幾千日本兵士和警察都不見了，都由「滿洲國」的俄國警察和中國警察站崗，表示「滿洲國」已成立，由於人民自願。

李頓爵士和其他委員下車時，一個作日本憲兵的高麗人，現在裝「滿洲國」的制服在那車站崗的，跑前幾步，預備交一封信給一個調查委員，馬上有幾個穿着「滿洲國」警察制服的日本兵，把他推到後面去了。

這位高麗人叫金顯，在日本憲兵部作偵探有七年之久。他恨日人壓迫其同胞的情緒，與年俱長。他以爲調查團是個了不起的組織，所以他想投封信問問他們：滿洲受日人的支配，不過數月，你們爲它的自由而忙碌。爲什麼高麗受日人的痛苦已經多年，你們爲什麼不設法救救？

晚間九時，調查團坐在哈爾濱宴會的時候，可憐的金顯在我的上司之下，被攔着尋問，要他供出這的證據來。他說是他一人的舉動與他人無關，他的尼趾甲手指甲都被磨掉，四肢扭脫了節，用酒精燒着痛楚厥心。與他的上司用他適在寫字時所穿的筆尖擦出他的左眼珠。金顯再三說：「我無同伴」。

二小時後，金顯是帶了一車，抬出後，補一檢送了他的性命。

每個調查委員，日本人派四個密探跟蹤。除得日本人允許者外不許任何人與委員接近。凡來與調查委員談話的人或想接近調查委員的人，他們的名字都被記下來。日本人說這是保護他們，是怕共產黨或中國黨人來將他們，實則共產黨和中國黨人都希望調查團能得知真象。

後來李頓爵士在報告書中，述到滿洲人民的意見。他們深知日本人用種種方法阻礙他們和人民接近。但他們還是接到一千五百封信，都是由農夫，小商人，工人，學生寄給他們的。這些信都表示憤恨「滿洲國」和日本人。「滿洲國」中的官吏，都因着種種關係被強迫留職，他們有些秘密寫信告訴調查團說，他們是被迫留在「滿洲國」，他們仍忠心於中國，他們當日本人而對調查團說的都是假話。調查團從各方面得到的證據都表示沒有中國人擁護「滿洲國」；地方政府還在中國人手中，他們說「滿洲國」政府為日本人的工具。

但調查團在哈爾濱住留了十四天中，他們不知道有五個俄國人一個日本人，被捕後槍斃了，因為他們想送債給調查團。調查團又絕不會知道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三日晚間九時半一個被日本封閉的學校的俄國學生，因為要向調查團請願，希望恢復母校，繼續畢業，也被日本人捉着槍斃了。此外還有一百五十多箇中國人，五十多箇俄國人，都因為在慶豐旅舍的附近逗留而被捕。

在這種恐怖情形之下，每個人都被迫，拿着「滿洲國」的國旗，來歡迎調查團，高呼「滿洲國萬歲」！

一四 第四號走了

調查團去後一天，我的上司叫我去。他興高彩烈地對我說：

「現在我們可以輕鬆一點了。他們將來向日內瓦報告些什麼，那個知道呢？他們能承認滿洲國，最好；假若他們不承認滿洲國，那我們就不承認國聯」。

「你的工作很好，我已報告東京當局。中國人算什麼，他們只能在我們統治之下。我勸你，作個滿洲國公民好嗎？」

「讓我回去和我的家屬商量一下吧」——回答。

「很好，商量好了，馬上告訴我。我很信任你。現在有五百多名日本兵（內有三十個曹佐）被匪徒所擄。他們將存庫分作二三處藏著。匪首通和我們交換俘虜，二個匪換一個日本兵。同時他們要求幾十萬塊錢。我們預備允許交換俘虜，但不能拿半分錢給他們，我不知怎樣交換法和在那裏交換。我們交涉二個月毫無結果，我想你很難幹的，能作此事，匪首都是從前的中國軍，你或許知道他們。你若認識他們，條件可以講得好一點。同時最要緊的，你要絕對守秘密。沒有那個正式知道日兵被擄獲住的了。假若中國人知道我們捉了我們的人，我們絕對否認。若你說情形就不同了」。

「假如那方是從前的中國軍官，他們一定知道我從前幫中國作過事的，他們不會把我當作普通匪徒吧？」

「不會的，我們派去的使者他們總是尊重的」。真的，中國土匪實是言而有信，不像日本人。我始終不知道那幾名擄匪助手不見了，在各處尋找不着。第二天我與康登族舍（從前滿洲國助手是住在此地的）一個人還對付我。

「康登族舍」。

「康登族舍」，康登滿洲，日本豬獵利用我們做許多可惡的事後，他們逼得我弄槍，我不能不想辦法，上月，康登族舍二位隊長告訴我，他們預備將哈爾濱附近一位中國交通銀行的經理綁票。於是我們將他交到哈爾濱附近離邊界不遠的一所空房裏。把經理兩手吊起來，同時將經理的夫人綁來一看，說這若不押三十萬塊錢來贖，她的丈夫將永遠地這樣吊着。二點鐘後，她帶了十八萬塊錢來了，交給憲兵隊長，並且說：她不能馬上弄得更多錢，但允許於她的丈夫釋放後十五天內，將款給付清完。

「康登族舍」

「康登族舍」

「總算馬上被釋放了。經理去後，憲兵隊長給我一同伴名尼柏的，各一萬塊錢，並要我宣誓不告訴任何人」。

「今天早晨，日本領事警長長石我去，說他知道交通銀行經理被綁的事了，要我給他八千塊錢。否則他將逮捕我」。

「我知道日本很清楚，假或我將錢交給他們，他們還是要弄掉我的。我不如拿着這點錢跑了。在另外地方開始我的新生活」。

「謝謝原諒我。」

你的部下第四號」。

「當憲兵封信給我的上司，我以爲他對於此事將發怒的。但大膽不然，他破齣大笑，然後鎮靜地對我說：『這就是我所說的快事！兩點鐘內弄十八萬塊錢。兩個憲兵隊長真作得好。他們不能得太多，應該當時就交給我們，僅他們風聲。爲什麼給二萬塊錢給二個俄國豬鬃！日本軍官雖有五塊錢去他們的口袋裏，若他們將得這筆錢，他們真會起來革命了』。

後來我的上司強迫憲兵隊長拿出十四萬塊錢來，他們自己只到手二萬。將尼柏囚禁十三四天，然後釋放，尼柏終於吐出九千六百塊錢。憲兵隊長仍回原任工作，如沒有事一樣。

一五 「皇軍」被俘

釋放之後，我的上司派我至海倫去，與土匪交換俘虜。我跟一個土匪代表跑至一小村之旁，看見兩匹蒙古馬。我們騎着前行六小時後；下午四時又到了個小村。有許多中國人在等候。我的同伴和他們耳語後，他們將我的愛眼蒙着。在馬上大約走了二十分鐘後；他們將我的眼睛閉開，我們到了一個洞門口。五個中國人在候着。一個穿西裝的，用俄語向我表示歡迎之意。

他們是真正的土匪，他們的同伴有二十七人被日本人捉着；同時他們也捉到三十四名日兵，一名日本軍官。他們允許先放日兵十七人，官佐一人回去；以日人釋放土匪十七人為條件（十七人的姓名，應當寫給我）。因為龜家上了日本人的當，所以這次他們要贖我在此爲。

晚七時，被釋放十八個日本人，用布將眼睛蒙着，騎着蒙古馬，馳向匪穴。我寫了一封信交給那位日本軍官，帶給我的上司，說明交換俘虜的條件。

二天後，十七個被日本釋放的土匪到了，於是土匪又釋放其餘的十八個日本人。我在匪巢籌備。土匪待我如上賓。又過三天後，其餘的十個土匪也回來了。我的使命完成後，他們又把我的眼睛蒙着，給我騎去。騎着馬走了六七個鐘頭以後，有人叫我下馬。我眼睛上的布取掉了，我的槍也退回給我了。叫我牽着前面的火光直走。一點半鐘後，我到了與匪離離我來的地方四十公里。

我到哈爾濱後，我的上司極力贊美我的工作。同時我的第二件工作又來了。有六七百名日本兵爲中國游擊隊所捉，這些游擊隊比土匪難對付得多。他們假裝不全，衣服破爛，就露不餉，但他們仍勤操作戰，破壞車輛，炸毀路軌。

一六 在游擊隊的大本營中

四天之後，我的上司又命我往遼東。我到那裏下車時就遇着一個作俄國農民裝束的中國人，問我是否白先生。我說是的，他要我跟他走。至那裏，遇着日軍盤問，我把護照給他們看後，才讓過去。騎着馬走了六七個鐘頭，到了一個小村，游擊隊司令C君正在等我。

「我看」，C君向我笑着說：「你現在是一個外交家了，好，我們是匪徒，我們正預備裝束替條」。

話完後，他領我到一個佈置整潔的中國房子。

「費斯白先生，不要駭異，此地一切，都是日本人供給的，無線電，鐘具，飲食，罐頭……都是我們從日本人手中得來的禮物。我們的兵士多穿着日本制服，我們所用的軍火，也來自日本。我們很需要飛機飛揚，但沒有能獲得一架。我們有五架日本高射砲，打打五架日本飛機，但這幾架飛機都損壞太甚，不能應用了」。

「敵後G君領我到各營中參觀。真的，很像兵軍駐紮的營盤。『稻草四』，『糧食被單等』，都是有的。」

「想想看」，C君說，「日本夫說蘇聯供給我們的軍火，實際上，供給我們軍火的是日本人。他懷疑蘇聯是土匪，他們盜竊我們的國家和財產，屠殺我們的同胞，破壞我們的家鄉，他們才是匪呢！」

我問他，他所捉的日本兵在那裏呢？

「他們離此大約十五里，此地拘留着的不過五百人。」

游擊隊住在中國民房內，與人民相處很好。很奇怪，游擊隊的士兵們都很清潔整齊，很有訓練，每兩營有人補充戰死者的缺額。人數越弄越多。

「那個醫治這些傷兵呢？」

「我們有四個醫生……其中一個是個外科醫生」。C君告訴我四個醫生的姓名，我知道他們都是出身滿洲名族。C君又告訴我：「在游擊隊中，有六個，是百萬富翁之至，有三個人會做政府官吏。這些日本強盜說我們是土匪，但我們沒有絲任何人的東西。我們打日本人，因為日本人闖進我們的家裏來了，還奪我們的國家，任何人都保有保護自己財產，抵抗強盜小偷的權利」。

「我們看見日本的東西，都要破壞。日本人不放離開鐵道線數公里以外的地方。我們在此自由行動」。

一九三五年，滿洲五條主要鐵道的局長報告，說這一年中，「國際車被破壞者七三次，武裝劫車者一三一次，軍用被裝者七四所，黨員及職工被殺者三四〇人，傷者六五〇人，被綁去者四五一人」。由此可知游擊隊在滿洲活動的情形。

一七 最痛快的一次大笑

我和C君騎馬到囚禁日兵的處所，天已經快黑了。進了一幢平房，地下都是大石塊砌成的。中央一大廳，廳中有凳，有桌，有一架很好的無線電收音機。大約有四十個軍官在內，有的玩紙牌，有的玩麻將，有的在看書，有的在談話。

我們進來時，他們都站起來。C君將我的來意說明之後，他們多不信任日本人的，以為是個圈套。我說我可担保。他們商量復來之後，他們允許釋放日本俘虜五十名到離此地二日路程的一個車站。等到日本軍釋放一百名游擊隊的人後，他們再釋放五十個日本人。

第二次，我要去看看他們所俘虜的日本人。俘虜都分別囚於二十幢中國平房裏面。日本官佐佔三幢屋，與士兵雜處分開，從前屠殺橫道人鬼的那位憲兵中佐也被囚在此。

日本人看見我們來了，不斷的鞠躬。他們有些穿軍服，有些穿便服，有些和那位憲兵中佐一樣，穿和服。中佐看見我們：趨向前一步，被一位游擊隊中的俄人不客氣地攔住。我以為他要反抗的。但他復恭恭敬敬地向俄人鞠躬，用俄語賠罪。

轉瞬間，往日威風安在哉！這些勇敢的皇軍看見游擊隊的人，都是鞠躬如也，你們的勇敢現在到那裏去了。

我告訴中佐，說我是來交換俘虜的，今晚第一批日人將被釋放。

「謝謝你」，他立即跪，一面鞠躬，頭將及地，「你真是個好先生。我若有一天得着自由，我永不忘你。

請你是保持我編在第一排游擊隊的人中」。

第七次被捕，五十名老英雄未獲釋的日本游擊隊有蘇清曉歸由二十五名蘇漢兵護送，騎馬行兩夜，至大林河

車站。其中有日本官佐一人，我寫封信，由他交給我的上司，說名交換俘虜的條件。

我對C君說：「這個憲兵中佐是個禽獸，我恨不得鞭笞他一頓」。

「你可對他作任何報復」C君說。

「但我回哈爾濱的時候，他會槍斃我的」。我說。

我們吃了飯後，他們送我到一間小會客室。十分鐘後C君拿着手槍，向我耳語，然後大聲說：「出來。你這些可惡的滿洲人。快出來！」

我出來時，只有憲兵中佐跪在地上活像一尊佛像。C君一手握鞭，一手拿槍指着我說：你這卑鄙的滿洲人，你力爭要將這個混蛋中佐先釋放，那一定是你的朋友，好，來，給他二十鞭，否則我開槍打殺你」。

我裝作不肯打的樣子。

好，你不肯打！但我槍斃你以前，我要你看見你的朋友受笞。他對他部下說：「給我鞭他五十下」。兵士跑前來拿我手裏的鞭子。中佐嚇得渾身發抖，哀求我說：「請……請你給我二十鞭吧！否則他會打殺我的」。

我裝作不願的樣子，打他十幾下，C君很嚴厲地說：「重點，重點，否則將他再鞭五十下」。

以後十八下，我用盡全力鞭打，中佐伏地哀號。

事後，中佐拖還原屬囚禁，我和C君大笑不已。

費了十九天的功夫，俘虜交換完畢。我回到哈爾濱後，我的上司大加賞識。

一八、專事綁票的日本憲兵

日本憲兵利用土匪來綁有錢的中國人，和猶太人，劫巨款爲贖。有錢的人必傾家蕩產，然後可以得到自由。現在只說我親自看見的，和經手的事。聽說的事更不知多少。我可舉出實在的人名和具體的數字來。

富翁萬實欽的兒子被綁，以二十五萬贖回；他自己一次以四十萬，一次一萬贖回。富翁實欽何三次被綁。第一次五十萬；第二次以廿萬；第三次以十萬贖回，其他被綁者，以十萬二十萬贖身的事甚多。

有一次憲兵司令下令去綁一個波蘭學校的青年學生。他的部下捉錯了，捉着天主教堂的一個孤兒。憲兵部還是不肯釋放，他說，孤兒雖窮，但天主教有錢可贖。結果吉林教主花了三千塊錢贖回。

但最慘的是卡斯柏的案子。

老卡斯柏曾爲俄國騎兵。日俄戰後，留在哈爾濱，開一家修理鐘錶店。數年間改爲銀樓與珠寶店。一九一八年時，該店成爲遠東最大的一家珠寶店。一九三二年日本佔領哈爾濱時，他已成爲摩登飯店的唯一老闆了。他又是電影戲院的經營者。他有二個兒子，都入了法國籍。他看見日本人對他的財產很注意，他將他所有的不動產上都插三色的法國旗。日本人看見這大批財產歸了法國自然眼紅。

一九三三年五月，我的上司表示有想綁卡斯柏的意思，但這不是一件容易事，因爲他住的房子和一個要案一樣的堅固，門禁很嚴。

小卡斯柏在巴黎畢業之後，回到哈爾濱。他是一個很好的音樂家，他的父親常引以自豪。他自以爲是法國公民，沒有人敢動他的。這就鑄成大錯。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七日我的上司叫我照照匪首王輝其派土匪五十名來應用。八天以後，我的寓所第一號告訴我，說外間謠傳小卡斯柏被綁。我去告訴我的上司，他微笑着。

「我也聽得如此。詳情不知，我已命他們調查，用不着你關心。」

後來我的部下偵察，得知詳情。日本憲兵部主謀綁小卡斯柏，先派密探偵察他的行爲。知道他每晚出去，與許多少女同玩。他們將少女的住址，和他的車子所經過的街道，都打聽清楚了。

小卡斯柏被綁是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半夜，當時他正在訪一個女朋友，停車在門口。被綁後他就被他

們在哈爾濱附近藏起來了。

次日後憲兵部通知老卡斯柏，要三十萬塊錢來贖。老卡斯柏竟一毛不拔，只允許釋放他的兒子之後，他可以出數千元。幾度商量毫無結果。

九月二十八日他們將小卡斯柏的耳朵割下，送給老卡斯柏，但老卡斯柏仍不變他的初心，還只允許釋放後出三萬五千塊錢。

法國領事向日本當局抗議；他們說在努力尋找。法國副領事石波是很有能耐的。他和他的部下偵查以後，馬上知道真情。他設法將綁票匪中最年輕的一個名康米沙倫柯的捉着拷問，他不但承認一切，並且以書面簽字承認。法國副領事把他釋放後，就跑去向日本的警察廳長，並把綁票匪的供辭給他看。

日本警察局通知憲兵部，憲兵部將法國的偵探逮捕。次日兩家日本人的俄文報紙痛詆法國副領事，說他是個卑鄙的猶太人，是個共產黨。還有一個法西斯蒂黨黨員向他要求決鬥。

這件事，鬧得國際間都知道了。東京方面覺得這不大好，下令來，說應將此事告一結束。我的上司不得已，於十月九日逮捕幾個綁匪，其餘的他們說捉不着。

小卡斯柏寫了好幾封信給他的父親，由綁匪傳案，要求他的父親出錢。他不但肯出錢，還誇口說要使他一個個錢也得不着，並且還要他們向他道歉。

這種誇口是他的兒子的致命傷。我的上司聽了這句話，說：「好，就是卡斯柏出一百萬，也救不了他的兒子的性命了，小卡斯柏被綁後，他和日本憲兵官佐說過，他已知道綁他的，不是中國匪，不是俄國匪，而是日本人，釋放他後，他會說出來的。所以他們不能讓他再活下去了。他們又怕法國偵探和卡斯柏家裏的偵探發現了小卡斯柏的所在地，所以把他時時更換地點。

憲兵部知道不能動贖，所以把他們的贖價從三十萬減到十五萬，減到十萬，減至七萬五千，最後減到五萬……

。而老卡斯柏還只允許出三萬五千元，並且要他的兒子釋放後，安全回家，他才肯出。

小卡斯柏被囚在小棧，有二個人守着。一個名叫吉利齊柯，一個名叫加如斯柯，一日吉利齊柯外出。

加如斯柯單獨對小卡斯柏說，你只寫一封信給你的父親，要他把一萬塊錢給我，我就可將你釋放，小卡斯柏寫了。吉利齊柯回來時，覺得情形有點異樣。後來加如斯柯說要到哈爾濱去，吉利齊柯更覺疑惑了。他用電話通知日本憲兵部的祕書中村（他是此案的主謀者）。中村來了，逼着加如斯柯將他身上搜，搜出小卡斯柏的債來了，他大怒立即把他槍斃，同時下令將小卡斯柏處死。

憲兵部宣布小卡斯柏之死在十二月三日。他的屍身找着了。他被囚的九十五日中，必受過種種苦刑。他的身上原有皮包着骨頭。這位二十四歲的英俊青年幾乎使人不能認識。北滿十一月間的溫度，常在零下二十五度到三十度，他的面，鼻，手都冰結了。肉塊塊的脫掉。耳朵被割。九十五日內面沒有洗過，頭沒有剃過。

死者的母親從巴魯急回哈爾濱，希望能看見她的兒子。十二月三日到上海，四月早晨在吃早飯時才在報上看見她的兒子的死訊。

老卡斯柏一看見他兒子的屍身，就暈過去了。

一九 日本人漸漸在注意我了

此事發生後，在哈爾濱的人不獨猶太人，俄國人，中國人，高麗人，甚至有些日本人，都覺得不平，許多公開指責日本軍事當局，說他們對於此事應負責。死者出喪時，他們組織遊行示威運動。日本特遣由齊齊哈爾調來憲兵二五〇名，步兵一團，來哈爾濱維持地方秩序。送葬的人大呼「日本投降死亡」，「野獸死亡」，等口號。

法國領事，卡斯柏家屬，與外國報紙都極力主張拂羅應由法庭審判。後來東京方面下令，將拂羅六名引渡

給「滿洲國」司法當局審判。當時日本方面的起訴書是刑庭廳長作的。

他說被告六人都是很好的公民。他們是俄國的愛國者。他們一生與共產黨奮鬥。他們綁小卡斯柏勒爾，不是爲了自私的目的，而是要籌備款供給反共團體。所以懲罰盜匪的法律對他們不能適用。這位廳長以重刑著名，他每年以十萬塊錢孝敬上司，以維持他的位置，這黨起訴書堪稱爲他的傑作。

哈爾濱領事團全體反對此起訴書。後被告六人交給高等法院院長審判。法院雖然在日本顧問支配之下，但如果有時中國推事們深信他們是公正的話，他們也不服從「日本顧問」的。

審判此案的法官常從我手中得許多關於被告的材料。這些材料很明顯地證明綁匪是日本憲兵部指使。所以在審判時，日本人很奇怪，法官們的材料從何而來。

二月二十六日我得着一個法西斯黨領袖寄我一封信，我大吃一驚，難道晚間我去見法官的時候有人看見我嗎？法官們對他們說了些什麼嗎？於是我馬上拿着這封信去見我的上司。我的上司對我笑笑，說：「不要介意」。

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清晨一時，我從一個中國寺院出來。寺中高僧爲從前中國的高級官吏，爲日本人所迫而削髮爲僧的。當我出門時正和一個希臘偵探名叫福浦羅的，面對面碰着。他是日本人僱用的。我用開玩笑的態度對他說：

「福浦羅先生，這樣的深晚，你在此地幹什麼？」

「我和我的幾個朋友在附近玩，所以晚了。——你呢，在寺院裏作什麼呢？」

「你知道，寺院中有許多重要人物，我的責任是看守他們。我常常深晚來，因爲逃跑多半是在晚上作的。」

「同時晚上也是陰謀的好時候！」

我聽了這句話很不高興。我想給他一點教訓，所以我約他明天上午十一時來看我。

第二天他來了，我對他說：

「顧浦羅先生，我雖不清楚你已知道了關於我些什麼，但我也不管。只有一件事，你務必注意。十七年前，你初到哈爾濱來時，你猶得一件襯衫都沒有。當時沒有一個歐洲人用你，你只得和中國人工作，你和我中國人工作後，你弄了二三萬塊錢，中國人待你如兄弟，他們幫助你。現在你如何報答他們的恩惠？事實證明，自從日本人來了以後，你幫日本人工作。薄儀加冕時，歐洲人中只有你一個上着稱臣。不但如此，忠於中國的人，你還想方設法陷害他。這種行為使我一位朋友很不高興，所以他請我將你介紹給他，他想給你一個警告」。

我說完後，請王卿其進來。經我介紹之後，王君對顧浦羅說：

「我的至友費斯白先生告訴我說你奸詐開事，擾了他們睡眠。顧浦羅先生，他是我的好友，我要使他安眠。上次有人擾了他的睡眠，我就請那、作我的上賓，結果他自己懇求我將他殺了。我不希望顧浦羅先生也學那個人的樣。生命是甜蜜的」。

王君說完後，一鞠躬而退。顧浦羅知道王君是殺人不眨眼的巨盜，嚇得魂不附體，吞吞吐吐地說，他本人並不仇視我，是憲兵部的戰爭中村要他來監視我的。

我的勝利是暫時的，不久他就對我施行報復，我的命幾乎因此喪失了。

六月綁匪案判決了，中國法官看得很清楚，所以四個被普處死刑，二個處無期徒刑。全城人民大歡。

但二天以後，我的上司將法官逮捕，宣布判決無效。六個月以後，三個日本法官判決，被告無罪，因為他們都是「愛國份子」。

二〇 日本人的殖民辦法

綁票不過是日本人在滿洲的事業之一項。但推銷日貨更為重要。日本人口貨商店，將日貨分給各家商店

推銷。日本人常常派人到各商店調查。若日貨沒有銷售，或銷售不多，則日本憲兵馬上將店封掉。

「滿洲國」海關，完全在日本手中，用種種方法阻礙外貨輸入。經過許多遲延和阻礙才輸入後，其貨物多已損壞，不能出售。若輸的是酒，則瓶子損壞；若是紡織品，則使之污穢；機器則使之無用。

居社公司是俄人的一家大商店。分店設於全滿。但它欠匯豐銀行五百萬元，所以受匯豐支配。因此之故，公司各店都懸英國旗。

此事大爲日本人所不滿。他們逮捕該公司的總經理卡山洛甫和三位主要的股東，及其家眷。將他們下獄。受種種苦刑。直到承認日本人的條件爲止。

有兩家英國人辦的英文報紙被日本人封閉。

國聯調查團報告發表了，日本人往日盡量隱瞞事實的勞績盡付東流。第二天我去看我的上司時，他問我看見李頓的報告書嗎？我告訴他，「我看過了」。

「假若你真的看過了，你應當自殺。你出去，我沒有什麼話和你說」。

我出去以後，我想自殺不是好玩的，人死不可復生，所以要慎重考慮一下。日本人自殺的方法是切腹，意大利人自殺方法是以槍子擊頭，中國人自殺的方法是飲鴆而死。我生爲意大利人，歸化爲中國人，爲日本人工作。我應當自殺，才不傷三國人的情感呢，這是復值得考慮的。

我二天沒有看我的上司。第三天早晨他派人來要我。我走進辦公室時，已經另有一個日本人在。他請我坐下後，他說：

「費斯白先生，我被召回本國，我明天就要離開此地。這位先生是你以後的上司。我已經將你的功績和長處都告訴他了。我想你能繼續工作，比我在此還好」。

我的新上司年約五十歲，寬有鬍子，樣子並不難看。他用俄語對我說：「費斯白先生，假若我沒記錯的話

，則一九一八年，我們在西伯利亞的伊爾子克會過的」。

事實是如此，但我說記不清了。

「你明天上午十時來看我，今天要會別的部下」。

第二天，我的新上司對我說：

「三頓報告書發表後，使許多官吏撤職。你從前的上司也是其中之一。我就職管理北滿特務工作後，我也開除了一些部下，留了一些。你就是留職的二個。

「國聯調查報告書發表後，東京方面認爲北滿當局應當負責，說他們未能阻止一千多封信，使之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未能阻止數百人，使之不能與調查委員見面。不過我不相信。即或沒有一封信在他們手裏，沒有一人會見他們。他們的判決也不會變的。國聯根本就是猶太人和互助社及英國，法國操縱的。但國聯既已下了他們的判決，我們也要下我們的判決了」。

「從今以後，不許猶太人和互助社員們在「滿洲國」有一天的休息。我們將互助社和青年會封閉。王爾其現在在何處」？

「他率領五百人在黑龍附近」。

「他在那裏幹什麼」？

他在那裏洗劫中國四個村莊，以便六五〇名日本殖民來住，日本殖民幾天之內就全到了」。

「他在那裏多久了」？

「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了？趕跑幾百乞丐似的中國人也要兩個星期？這種事，兩天便够了。打電話給他，要他將我的部下交給一個助手，他只帶五十個人到哈爾濱來」。

以後兩家日本所御用的報紙攻擊互助社，青年會和猶太人。當時哈爾濱的青年是在精明能幹的海格先生管理之下。他在滿洲十五年，青年會從小學辦起漸漸擴大爲中學，爲大學，使之成高等學府。他們舉薦不但受哈爾濱的愛戴，全滿洲的人沒有一個不敬愛他們的。法西斯蒂報紙開始對他們攻擊。認爲他們的學生，說他們男的多爲鴉片，女的多爲娼妓。

但這種造謠，對於青年會毫無影響；入會的會員和學生沒有減少。於是法西斯蒂黨人開始以武力侮辱該校男女學生。經過二年之久。對於這些日本憲法保護下的流氓，海格先生有什麼辦法呢？青年男女漸漸不敢再進青年會的學校了。一九三五年海格先生不得不離開哈爾濱。哈爾濱的青年會仍存在，不過日本化了，其會員不到從前十分之一。

住在互助社宿舍的人，百分之八十是外國人：英國人，美國人，有幾個丹麥人，五六個俄國人。日本御用的兩家報紙又攻擊他們。有很多人不敢在那裏住了。

他們又攻擊猶太人。滿洲希伯來人協會考夫曼博士是個著名的學者，無論希伯來人或非希伯來人，都是敬愛他的。他常常被日本人僱用的俄國人所僱。我的新上司指定兩個俄國流氓，將兩幢猶太人會所的房子玻璃一齊打壞。新玻璃補好之後，又被人用磚石擊破。後來猶太人也不補了。在零度以下三十度的氣候，猶太人在一座鐵屋中作宗教儀式，是難忍受的。

王爾其奉命率五十人來哈爾濱，他們的職務，是專將有錢的中國人綁架。他其餘的部下分爲兩部：一部在哈爾濱至俄國的鐵道線上，掠劫俄國的貨物，一部在吉林省依蘭之北，掠劫華人，使他們讓出土地來給日本殖民。中國人所有的肥田二十餘萬畝被充公，說他們的田契是偽造的。若是自願放棄其土地者，則政府給價每畝一元。不肯放棄土地者，則由日本僱用的土匪驅逐他們出去。

但土匪驅逐中國居民，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一九三四年三月土匪受命驅逐大龍山區域的農民。農民受

游擊隊的幫助，抵抗土匪。土匪死了百餘人後而終於逃走。

日本人於是派遣大龍山駐兵一團來平叛黨。而駐兵多爲東三省人，由華人李岳軍率領。當一個日本上校率領他的一團開來時，才發現整個滿洲駐兵加入農民一邊。日本上校和他的部下全軍覆滅。

一月以後，日本人用千架飛機，轟炸道三村，炸了二日，把這地炸平了。於是日軍到了。日本殖民跟着也到了。這些殖民是些什麼人呢？日本參謀本部說，那是挑選出來的，因爲他們的體格道德都很好。人家以爲他們都是青年模範，實際上，他們本國鄰居們都盼望他們早早他往。他們不知耕種的方法，收穫很少。但還有什麼關係呢？中國農人有作得很好的五穀。中國農民的倉庫被搶時，日本的憲兵和兵士眼望着他方，裝作不見，或者甚至保護他們。千千萬萬的中國農民的收穫被日本人竊盜，他們還不滿足，把年輕的女人也帶着跑了。

有些日本人不肯公開掠奪各物的，則強迫中國家族在他們等來的國土上工作。中國人所得者，僅足維持生活，所有田中出產及家中婦女都是屬於日本地主的。

日本人雖想盡種種方法——逮捕，暗殺，破壞，充公，綁票，屠殺等——但日本人，無論軍人平民，貴民，富人均認爲失望。他們將村民屠殺驅逐；從前是數千幾萬的人從山東來到滿洲，現則相反，數千幾萬的農民回到中國。農業衰落。工業停滯。他們都說：「爲什麼要工作呢？工作所得也不過供日人的掠奪而已」。

而軍費的支出爲日人最大的負擔。他們以爲佔領滿洲一年之後，只要日軍兩師團和憲兵部就可以維持滿洲的治安了。他們以爲游擊隊幾個月之後就可以平定的。他們以爲蘇聯的軍隊示威後，就會退回。現在無一不錯了。現在滿洲已被佔六年，雖然有好幾師團的日本兵和好幾萬警察，但游擊隊和土匪則有增無減。即在兩滿路區域，也常有劫車等等。

蘇聯有精兵三十萬在滿洲邊界，日本最少要有二十五萬人來防備。他們的負擔自然不輕。

二二 我逃出了人間地獄

我的新上司好像很鎮靜和平。對人說話很客氣。但有一件，他絕不讓步——就是錢的事，他要弄錢，弄多愈好。他常常對我說：日本貧窮，我們要減輕日本軍的負擔。我們不能在幾千萬元錢來經營滿洲，一切的軍費都要由滿洲負擔。因此，綁票，暗殺，每天都帶。

一九三六年，卡斯柏綁票案的最後判決宣布了。他們都集中攻擊我。我怎麼辦呢？逃嗎？我有五口之家，逃走是不容易的，並且我的錢很少。日本人允許我月薪一千四百元。但他們不守信實。第一月他們給我全薪，於是半薪，於是三折，於是幾百塊錢，六個月後一個錢也沒有了。每次我說到錢的事，他就說：等事情作好之後，我將欠款全付給你。

滿洲國的職員沒有一個取得薪水的。警察軍隊都是欠薪，憲兵部和少數軍人都私運軍火，保護妓院，賭場，販賣毒品，以圖厚利。

一九三六年三月，我賣去我的財產應得一二、八〇〇元。我向買主要錢的時候，他說一個月以內儘還不能把錢給我。因為必得政府公告批准，我才可以支錢。

一月以後，政府批准，我須納稅二、五〇〇元。並且我還不能取得我的業價，因為我還須公告，表示我的產業移轉。再過一個月我還不能取得業價，因為恐怕哈爾濱以外的人沒有看見公告。

千千萬萬的買賣產業的我不過其中之一。

八月我請了一個日本律師，允許以千元為報酬。事情更糟了。我的夫人生病，醫生要他易地療養，但日本人不肯讓她走。他還有債權跟着我，恐怕我逃跑。

有一天晚上，我請我的律師，問案價還可以到手麼。他說：最好我自己去看看法官。送點錢給他。後

來我送了三千。錢給那位日本法官。八品法官給我一張賬單；說：案價一二、八〇〇元，稅二、五〇〇元，訟訴費七五〇元，餘九、五五〇元。我拿着這張賬單到會計處去取錢，但會計員說賬單中有錯，要我等着。明天來他還是要我等着，等着……。

那法官，心中很難過。我的妻子將賬單上，我不敢把這些事告訴她。我妻子懷胎的女兒跑來安慰我。

那晚有人告訴我，說假若我能送五百元給法院的會計員，賬單的錢可以取去。我允許了。第二天，我跑到法院裏去，將錢取了後，送三千元給法官，五百元給會計。

我到家不久，兩家日本的法西斯報紙派人向我交涉，請我捐五百元。我拒絕了。後來他們打電話給我，跟我三天內將捐款送去，否則他們將在報紙上發表，說我是國民黨的密探，是匪徒的幫手。我說：「隨你們說什麼，錢我是不出的」。

同晚，中村又派人來，向我要一千塊。我也拒絕了，他不高興。

九月三日我的朋友告訴我，說日本軍部，憲兵部的首領和我的上司，在討論關於人家攻擊我的事。他們在討論對付我的方法。

「你一定馬上離開此地」。

「我的家眷呢？」

「生在滿洲之外，比死在滿洲之內好些。你留在此地，對你的家眷也沒有好處。現在逮捕你的命令還沒有下，軍事公文還在你的手裏，你趕快坐飛機逃跑」。

我聽了他的忠言，半小時後我就飛到大連，次日到了青島。我原託游擊隊C君送我的家眷到大連，由大連搭輪到青島。在日輪青島丸上，我看見我的太太受日兵盤問。我的兒子一眼看見我，即用重大利語要我趕快逃跑。此時我也不能顧到他們了。第二天，我乘中國飛機飛到上海。

我的夫人被捕，所有金錢，首飾，爲日本水手所竊盜。被囚獄中愛種種痛苦。我用各種方法，仍不能救出他們。最後我以書信乞援於中國游擊隊。

十一月二十三日C君率領部下攻擊海林，捉到三十一日人，其中婦女九人。他們通知日軍當局，說他們願以此三十一人換得我的夫人自由。經過種種困難交涉之後，彼此商定：日人讓我的家眷到大連，C君就放十五個日本人，我的家眷到了上海後，他再放其餘的人。

此後如約實行，我親愛的眷屬終於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到了上海。

日本間諜的自述

著者 費斯白

不 准 出版者 自由出版社

翻 印 總經售 各大書局及報攤

定價法幣壹百元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初版

